

尚書正義

九

尚書注疏卷第十一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

勅撰

洪範第六

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

不放而殺紂自焚也武庚紂子以為王者後一名祿父

以箕子歸作洪範

歸鎬京箕子作之

疏

武王至洪範正義曰武王伐殷既勝

殺受立其子武庚為殷後以箕子歸鎬京訪以天道箕子為陳天地之六法敘述其事作洪範此准

留言箕子歸耳乃言殺受立武庚者序自相顧為

奇下也傳不放至祿父義曰放桀也法放桀

此不放而殺之者紂自焚而死也本紀云紂兵

敗紂走入登鹿臺衣其寶玉衣起火而死武王遂

斬紂頭懸之太白旗是也泰誓云取彼凶殘則志

在於殺也死猶斬之則生亦不放傳據實而言之

耳本紀又云封紂子武庚祿父以續殷祀是以為

王者後也本紀武庚祿父雙言之伏生尚書傳云

武王勝殷繼公子祿父是一名祿父也鄭云武庚字祿父春秋之世有齊侯祿父蔡侯考父季孫行父父亦是名未必為字故傳言一名祿父傳歸鎬至作之義曰上篇云至于豐者文王之廟在豐至豐先告廟耳時王都在鎬知歸者歸鎬京也此經文旨異於餘篇非直問答而已不是史官敘述必是箕子既對武王之問退而自撰其事故傳特云箕子作之書傳云武王釋箕子之囚箕子不

忍周之釋走之朝鮮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之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無臣禮故於十三祀來朝武王因其朝而問洪範案此序云勝殷以箕子歸明既釋其囚即以歸之不令其走去而後來朝也又朝鮮去周路將萬里聞其所在然後封之受封乃朝必歷年矣不得仍在十三祀也宋世家云既作洪範武王乃封箕子洪範洪大範法也言疏洪範於朝鮮得其實也洪範天地之大法此經開源於首覆更演說非復一問一答之勢必是箕子自為之也後首二句自記被問之年自王乃言至彝倫攸敘王問之辭自箕子乃言至彝倫攸敘言禹得九疇之由自初一日至威用六極言禹第敘九疇之次自一五行已下箕子更條說九疇之義此條說者當時亦以對王更復退而修撰定其文辭使成典教耳傳洪大至惟十有三祀火去正義曰洪大範法書釋詁文

尚十一

二

洪先

王訪于箕子禮曰祀箕子月歸宗周先告武成次問天道年四王

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隲定

不言而默定下民是助我不知其彝倫攸敘言我

天所以定民之常疏惟十至攸敘正義曰此箕

道理次敘問何由疏子陳王問己之年被問之事

惟文王受命十有三祀武王訪問於箕子即陳其問辭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此上天不言而默定下

民佑助諸合其安居使有常生之資我不知此天之定民常道所以次敘問天意何由也傳商曰

至天道正義曰商曰祀周日年釋天文案此周書也秦誓稱年此獨稱祀故解之箕子稱祀不忘本也此篇箕子所作箕子商人故記傳引此篇者皆云商書曰是箕子自作明矣序言歸作洪範似

歸即作之嫌在武成之前故云此年四月歸宗周先告武成次問天道以次在武成之後故知先告

武成也傳傳騰定至之資正義曰傳以騰即質也質訓為成成亦定義故為定也言民是上天所

生形神天之所授故天不言而默定下民羣生受氣流形各有性靈心識下民不知其然是天默定

也相助也協合也助合其居者言民有其心天佑助之令其諧合其生出言是非立行得失衣食之

用動止之宜無不稟諸上天乃得諧合失道則死合道則生言天非徒賦命於人授以形體心識乃

得佑助諧合其居業使有常生之資九疇施之於民皆是天助之事也此問答皆言乃者以天道之

大沈吟乃問思慮乃答宣八年公羊傳曰乃緩辭也王肅以陰騭下民一句為天事相協以下為民

事注云陰深也言天深定下民與之五常之性王旨當助天和令其居所行之性我不知常道倫

順民所以次敘是問承天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

鯀墮洪水汨陳其五行墮塞河亂也治水失道亂陳其五行帝乃

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異與斁敗也天動怒鯀不

與大法九疇類也故常道所以敗鯀則殛死禹乃嗣興放鯀至死

不赦嗣繼也廢父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

攸敘天與禹洛出書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至于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常道所以

次疏箕子至攸敘正義曰箕子乃言答王曰我聞在昔鯀障塞洪水治水失道是乃亂陳其

五行而逆天道也天帝乃動其威怒不與鯀大法九類天之常道所以敗也鯀則放殛至死不赦禹

以聖德繼父而興代治洪水決道使通天乃賜禹
大法九類天之常道所以得其次敘此說其得九
類之由也 傳 陞塞至五行 正義曰 襄二十五
年左傳說陳之伐鄭云井陘木刊謂塞其井斬其
木是陞為塞也汨是亂之意故為亂也水是五行
之一水性下流鯀反塞之失水之性水失其道則
五行皆失矣是塞洪水為亂陳其五行言五行陳
列皆亂也大禹謨帝美禹治水之功云地平天成
傳云水土治曰平五行敘曰成水既治五行序是
治水失道為亂五行也 傳 昇與至以敗 正義曰
昇與釋詁文數敗相傳訓也以禹得而鯀不得故為
天動威怒鯀不與大法九疇疇是輩類之名故為類
也言其每事自相類者有九九者各有一章故漢書
謂之為九章此謂九類是天之常道既不得九類故
常道所以敗也自古以來得九疇者惟禹耳未
聞餘人有得之者也若人言得之鯀獨不得可言

尚十一

四

陳

天行慈鯀餘人皆不得獨言天慈鯀者以禹也治
水有功故天賜之鯀亦治水而天不與以鯀禹具
是治水父不得而子得之所以彰禹之聖當於天
心故舉鯀以彰禹也 傳 放鯀至之道 正義曰
傳嫌殛謂被誅殺故辨之云放鯀至死不赦也嗣
繼釋詁文三代以還父罪子廢故云廢父與子堯
舜之道賞罰各從其實為天下之至公也 傳 天
與至次敘 正義曰 易繫辭云河出圖洛出書聖
人則之九類各有文字即是書也而云天乃錫禹
知此天與禹者即是洛書也漢書五行志劉歆以
為伏羲繫天而王河出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
治洪水錫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先達共為此
說龜負洛書經無其事中候及諸緯多說黃帝堯
舜禹湯文武受圖書之事皆云龍負圖龜負書緯
候之書不知誰作通人討覈謂偽起哀平雖復前
漢末始有此書以前學者必相傳此說故孔以

九類是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從一而至於九禹見其文遂因而第之以成此九類法也此九類陳而行之常道所以得次敘也言禹第之者以天神言語必當簡要不應曲有次第丁寧若此故以為禹次第之禹既第之當有成法可傳應人盡知之而武王獨問箕子者五行志云聖人行其道而寶其真降及於殷箕子在父師之位而典之周既克殷以箕子歸周武王親虛己而問焉言箕子典其事故武王特問之其義或當然也若然大禹既得九類常道始有次敘未有洛書之前常道所以不亂者世有澆淳教有疎密三皇已前無文亦治何止無洛書也但既得九類以後聖王法而行之從之則治違之則亂故此初一日五行九類類說常道攸敘攸數由洛書耳

尚十一

五

六

用八正本厚也厚用次四曰愷用五紀協和也

使得正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皇大極中也凡立事當用大中之道次

六曰乂用三德始民必用剛柔次七曰明用稽

疑明用上筮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

五福威用六極言天所以嚮勸人用五福所以威沮人用六極此已上禹所第

敘疏初一至六極止義曰天所賜禹大法九類

五種之行事次三曰厚用接物八品之政教次四

正之道次六曰治民用三等之德次七曰明用上筮以考疑事次八曰念用天時眾氣之應驗次九

曰嚮勸人用五福威沮人用六極此九類之事也
傳農厚至乃成 正義曰鄭玄云農讀為釀則農
是釀意故為厚也政施於民善不厭深故厚用之
政乃成也張晏王肅皆言農食之本也食為八政
之首故以農言之然則農用止為一食不兼八事
非上下之例故傳不然八政三德摠是治民但政
是被物之名德是在已之稱故分為二疇也 傳
協和至五紀 正義曰協和釋詁文天是積氣其
狀無形列宿四方為天之限天左行晝夜一周日
月右行日遲月疾月天三百六十五度有餘日則
日行一度月則日行十三度有餘日月行於星辰
乃為天之歷數和此天時令不差錯使行得正用
五紀也日月逆天道而行其行又有遲疾故須調
和之 傳皇天至之道 正義曰皇天釋詁文極
之為中常訓也凡所立事王者所行皆具然得過
與不及當用六中之道也詩云莫匪爾極周禮以

尚二

六

毛昌

為比極 論語允報其中皆詳用大中也 傳言天
至第敘 正義曰貧弱等六者皆謂窮極惡事故
目之六極也福者人之所慕皆嚮望之極者人之
所惡皆畏懼之勸勉也勉之為善沮止也止其為
惡福極皆上天為之言天所以嚮望勸勉人用五
福所以畏懼沮止人用六極自初一日已下至此
六極已上皆是禹所次第而敘之下文更條此九
類而演說之知此九者皆禹所第也禹為此者
蓋以五行世所行用是諸事之本故五行為初也
發見於人則為五事故五事為二也正身而後及
人施人乃名為政故八政為三也施人之政用天
之道故五紀為四也順天布政則得大中故皇極
為五也欲求大中隨德是任故三德為六也政雖
任德事必有疑故稽疑為七也行事在於政得失
應於天故庶徵為八也天監在下善惡必報休咎
驗於時氣禍福加於人身故五福六極為九也皇

極居中者揔包上下故皇極傳云大中之道大立其有中謂行九疇之義是也福極處末者顧氏云前八事俱得五福歸之前八事俱失六極臻之故福極處末也發首言初一其末不言終九者數必以一為始其九非數之終故從上言次而不言終也五行不言用者五行萬物之本天地百物莫不用之不嫌非用也傳於五福六極言天用者以前並是人君所用五福六極受之於天故言天用傳言此禹所第敘不知洛書本有幾字五行志悉載此一章乃云凡此六十五字皆洛書本文計天言簡要必無次第之數上傳云禹因而第之則孔以第是禹之所為初一日等二十七字必是禹加之也其辭用農用等一十八字大劉及顧氏以為龜背先有揔三十八字小劉以為辭用等亦禹所第敘其龜文惟有二十字並無明據未知孰是故兩存焉皇極不言數者以揔該九疇理兼萬事非局

尚十一

數能盡故也釋疑不言數者以十五筮二共成爲七若舉卜不得兼筮舉筮不得兼卜且疑事既衆不可以數揔之故也庶辭不言數者以庶幾得爲五休失爲五咎若舉休不兼咎舉咎不兼休若休咎並言便爲十事本是五物不可言十也然五福六極所以善惡皆言者以沮勸在下故丁寧明言善惡也且庶幾雖有休咎皆以念慮包之福極嚮威相反不可一言爲目故別爲文焉知五福六極非各分爲疇所以共爲一者蓋以龜文福極相近一處故禹第之揔爲一疇等行五事所以福五而極六者大劉以爲皇極若得則分散揔爲五福若失則不能爲五事之主與五事並列其咎非故爲六也猶詩平王以後與諸侯並列同爲國風焉咎徵有五而極有六者五行傳云皇之不極厥罰當陰即與咎徵常雨相類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故以常雨包之爲五也

曰木四曰金五曰土

皆其生數

水曰潤下火曰炎上

言其自然之常性

木曰曲直金曰從革

木可以揉曲直金可以改更

土爰稼穡

種曰稼斂曰穡土可以種可以斂

潤下作鹹

水鹵所生炎

上作苦

焦氣之味

曲直作酸

木實之性

從革作辛

金之氣味

稼穡作甘

甘味生於百穀五行以下箕子所陳

疏

一五行至作甘正義曰此以下

箕子所演陳禹所第疇名於上條列說以成之此章所演文有三重第一言其名次第二言其體性第三言其氣味言五者性異而味別各為人之用書傳云水火者百姓之大飲食也金木者百姓之所興作也土者萬物之所資生也是為之用五行即五材也襄二十七年左傳云天生五材民並用

尚十一

陳俊

之言五者各有材幹也謂之行者若在天則五氣流行在地世所行用也傳皆其生數正義曰

易繫辭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此即是五行生成之數天一生水地

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此其生數也如此則陽無匹陰無偶故地六成水天七成火

地八成木天九成金地十成土於是陰陽各有匹偶而物得成焉故謂之成數也易繫辭又曰天數

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謂此也又數之所起起於陰陽陰陽往來

在於日道十一月冬至日南極陽來而陰往冬水位也以一陽生為水數五月夏至日北極陰進而

陽退夏火位也當以一陰生為火數但陰不名奇數必以偶故以六月二陰生為火數也是故易說

稱乾貞於十一月子坤貞於六月未而皆左行由此也冬至以及於夏至當為陽來正月為春木位

也三陽已生故三為木數夏至以及冬至當為陰
進八月為秋金位也四陰已生故四為金數三月
春之季四季土位也五陽已生故五為土數此其
生數之由也又萬物之本有生於無著生於微及
其成形亦以微著為漸五行先後亦以微著為次
五行之體水最微為一火漸著為二木形實為三
金體固為四土質大為五亦是次之宜大劉與顧
氏皆以為水火木金得土數而成故水成數六火
成數七木成數八金成數九土成數十義亦然也
傳言其自然之常性正義曰易文言云水流濕
火就燥王肅曰水之性潤萬物而退下火之性炎
盛而升上是潤下炎上言其自然之本性傳木
可至改更正義曰此亦言其性也揉曲直者為
器有須曲直也可改更者可銷鑄以為器也木可
以揉今曲直金可以從人改更言其可為人用之
意也由土而觀水則潤下可用以灌溉火則炎上

尚土

七

陳保

可用以必爨亦可知也水既純陰故潤下趣陰火
是純陽故炎上趣陽木金陰陽相雜故可曲直改
更也傳種曰至以斂正義曰鄭玄周禮注云
種穀曰稼若嫁女之有所生然則穡是惜也言聚
畜之可惜也共為治田之事分為種斂二名耳土
上所為故為土性上文潤下炎上曲直從革即是
水火木金體有本性其稼穡以人事為名非是土
之本性生物是土之本性其稼穡非土本性也爰
亦曰也變曰言爰以見此異也六府以土穀為二
由其體異故也傳水鹵所生正義曰水性本
甘久浸其地變而為鹵鹵味乃鹹說文云鹵西方
鹹地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禹貢云海濱廣斥
是海浸其旁地使之鹹也月令冬云其味鹹其臭
朽是也上言曰者言其本性此言作者從其發見
指其體則稱曰致其類即言作下五事庶徵言曰
作者義亦然也傳焦氣之味正義曰火性炎

上焚物則焦焦是苦氣月令夏云其臭焦其味苦
苦為焦味故云焦氣之味也嗅之曰氣在口曰味
傳木實之性正義曰木生子實其味多酸五果
之味雖殊其為酸一也是木實之性然也月令春
云其味酸其臭羶是也傳金之氣味正義曰
金之在火別有腥氣非苦非酸其味近辛故辛為
金之氣味月令秋云其味辛其臭腥是也傳甘
朱生於百穀正義曰甘味生於百穀穀是上之
所生故甘為土之味也月令二五事一曰貌儀二
中央云其味甘其臭香是也

曰言詞章三曰視正觀四曰聽非察是五曰思心慮

貌曰恭嚴恪言曰從是則可從視曰明必清審聽曰

聰必微諦思曰睿必通於微恭作肅心敬從作乂可以治

尚十一

明作哲了照聰作謀所謀必成當睿作聖於事無不通謂

之疏二五事至作聖正義曰此章所演亦為三

聖所致貌是容儀舉身之大名也言是口之所出視

是目之所見聽是耳之所聞思是心之所慮一人

之上有此五事也貌必須恭言乃可從視必當明

聽必當聰思必當通於微密也此一重即是敬用

之事貌能恭則心肅敬也言可從則政必治也視

能明則所見照哲也聽能聰則所謀必當也思通
微則事無不通乃成聖也此一重言其所致之事
洪範本體與人主作法皆據人主為說貌揔身也
口言之目視之耳聽之心慮之人主始於敬身終
通萬事此五事為天下之本也五事為此者鄭
云此數本諸陰陽昭明人相見之次也五行傳曰
貌屬火言屬金視屬火聽屬水思屬土五行傳代

生之書也。孔於太戊桑穀之下云。七日大拱。貌不恭之罰。高宗雉雉之下云。耳不聰之異。皆書傳之文也。孔取書傳為說。則此次之意。亦當如書傳也。木有華葉之容。故貌屬木。言之決斷。若金之斬割。故言屬金。火外光。故視屬火。水內明。故聽屬水。土安靜而萬物生。心思慮而萬事成。故思屬土。又於易東方震為足。足所以動容貌也。西方兌為口。口出言也。南方離為目。目視物也。北方坎為耳。耳聽聲也。土在內。猶思在心。亦是五屬之義也。傳察是非。正義曰。此五事皆有是非。論語云。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又引詩云。思無邪。故此五事皆有是非也。此經歷言五名。名非善惡之稱。但為之。有善有惡。傳皆以是辭釋之。貌者言其動。有容儀也。言者道其語。有辭章也。視者言其觀。正不觀邪也。聽者受人言。察是非也。思者心慮所行。使行得中也。傳於聽云。察是非。明五者皆

八尚一

十一

徐光

有是非也。所為者為正。不為邪也。於視不言。視邪正。於聽言察是非。亦所以互相明也。傳必通於

微。正義曰。此一重言。敬用之事。貌戒惰容。故恭

為儼。恪曲禮曰。儼若思。儼是嚴正之貌也。恪敬也。

貌當嚴正而莊。敬也。言非理。則人違之。故言是則

可從也。視必明於善惡。故必清徹而審察也。聽當

別彼是非。必微妙而審諦也。王肅云。睿通也。思慮

苦其不深。故必深思。使通於微也。此皆敬用使然。

故經以善事明之。鄭玄云。此恭明聰睿行之於我

身。其從則是彼人從我。以與上下違者。我是而彼

從。亦我所為。不乖倒也。此據人主為文。皆是人主

之事。說命云。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即此

是也。傳於事至之聖。正義曰。此一重言。所致

之事也。恭在貌。而敬在心。人有心慢。而貌恭。必當

緣恭以致敬。故貌恭作心敬也。下從上。則國治。故

人主言必從其國。可以治也。視能清審。則照了物

情故視明致照哲也聽聰則知其是非從其是為謀必當故聽聰致善謀也睿聖俱是通名聖大而睿小緣其能通微事事無不通因睿以作聖也鄭玄周禮注云聖通而先識也是言識事在於眾物之先無所不通以是名之為聖聖是智之上通之大也此言人主行其小而致其大皆是人主之事也鄭云皆謂其政所致也君貌恭則臣禮肅君言從則臣職治君視明則臣照哲君聽聰則臣進謀君思睿則臣賢智鄭意謂此所致皆是君致臣也案庶徵之章休徵咎徵皆肅人所致若肅又明聰皆是臣事則休咎之所致悉皆不由君矣又聖大而睿小若君睿而致臣聖則臣皆上於君矣何不

然之甚乎哲字王肅及漢書五行志三八政一曰皆云哲智也定本作哲則讀為哲

食 勤農 **二曰貨** 貨物 **三曰祀** 敬鬼神 **四曰司**

空 主空土 **五曰司徒** 主徒眾教 **六曰司寇** 王姦盜使

無七曰賓 禮賓客 **八曰師** 簡師所任必 **疏**

政至曰師 正義曰八政者人主施政教於民有八事也一曰食教民使勤農業也二曰貨教民使

求資用也三曰祀教民使敬鬼神也四曰司空之官主空土以居民也五曰司徒之官教眾民以禮

義也六曰司寇之官詰治民之姦盜也七曰賓教民以禮待賓客相往來也八曰師立師防寇賊以

安保民也八政如此次者人不食則死食於人最急故教為先也有食又須衣貨為人之用故貨為

二也所以得食貨乃是明靈祐之人當敬事鬼神故祀為三也足衣食祭鬼神必當有所安居司空主居民故司空為四也雖有所安居非禮義不立司徒教以禮義故司徒為五也雖有禮義之教而

八尚上一

十二

徐茂

刑殺之法則疆弱相陵司寇主盜故司寇為
六也民不往來則無相親之好故賓為七也寇賊
為害則民不安居故師為八也此用於民緩急而
為次也食貨祀賓師指事為之名三卿舉官為名
者三官所主事多若以字為名則所掌不盡故
舉官名以見義鄭玄云此數本諸其職先後之宜
也食謂掌民食之官若后後者也貨掌金帛之官
若周禮司貨賄是也祀掌示祀之官若宗伯者也
司空掌居民之官司徒掌教民之官也司寇掌詰
盜賊之官賓掌諸侯朝覲之官周禮大行人是也
師掌軍旅之官若司馬也王肅云賓掌賓客之官
也即如鄭王之說自可皆舉官名何獨三事舉官
也八政主以教民非謂公家之事司貨賄堂公家
貨賄大行人掌王之賓客若其事如周禮皆掌王
家之事非復施民之政何以謂之政乎且司馬在
上司空在下今司空在四司馬在八非取職之先

尚一

十三

朱得

後也傳寶用物正義曰貨者金玉布帛之摠

名皆為人用故為用物旅藝云不貴異物賤用物

是也食則勤農以求之衣則蠶績以求之但貨非

獨衣不可指言求處故云得而寶愛之孝經云謹

身節用詩序云儉以足用是寶物也傳主空土

以居民正義曰周官篇云司空掌邦土居四民

時地利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司寇掌邦禁

誥姦慝刑暴亂周禮司徒教以禮義司寇無縱罪

人其文具矣傳簡師至必練正義曰經言賓

師當有賓師之法故傳以禮賓客無不勤教民待

賓客相往來也師者眾之通名必當選人為之故

傳言簡師選人為師也所任必良任良將也士卒

必練練謂教習使知義若練金使精也論語四五

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是士卒必須練也

紀一曰歲

所以紀四時

二曰月

所以紀一月

三曰日

所以紀一日

四

曰星辰

二十八宿迭見以敘氣

五曰曆數

曆數節氣之度以

疏

四五紀至曆數

正義曰五

為曆數授民時

一日歲從冬至以及明年冬至為一歲所以紀四

時也二日月從朔至晦大月三十日小月二十九

日所以紀一月也三曰日從夜半以至明日夜半

周十二辰為一日所以紀一日也四曰星辰星謂

二十八宿昏明迭見辰謂日月別行會於宿度從

子至於丑為十二辰星以紀節氣早晚辰以紀日

月所會處也五曰曆數筭日月行道所曆計氣朔

早晚之數所以為一歲之曆凡此五者皆所以紀

天時故謂之五紀也五紀不言時者以歲月氣節

正而四時亦自正時隨月變非曆所推故不言時

也五紀為此次者歲統月月統日星辰見於天其

曰曆數揔曆四者故歲為始曆為終也

傳二十

至所會 正義曰二十八宿布於四方隨天轉運
昏明迭見月令十二月皆紀昏旦所中之星若月
令孟春昏參中旦尾中仲春昏弧中旦建星中季
春昏七星中旦牽牛中孟夏昏翼中旦婺女中仲
夏昏亢中旦危中季夏昏心中旦奎中孟秋昏建
星中旦畢中仲秋昏牽牛中旦觜中季秋昏虛中
旦柳中孟冬昏危中旦七星中仲冬昏東壁中旦
軫中季冬昏婁中旦氐中皆所以敘氣節也氣節
者一歲三百六十五日有餘分為十二月有二十
四氣一為節氣謂月初也一為中氣謂月半也以
彼迭見之星敘此月之節氣也昭七年左傳晉侯
問士文伯曰多語寡人辰而莫同何謂也對曰日
月之會是謂辰會者日行遲月行疾俱循天度而
右行二十九日過半月行一周天又前及日而與
日會因謂會處為辰則月令孟春日在營室仲春
日在奎季春日在胃孟夏日在畢仲夏日在東井

季夏日在柳孟秋日在斗異仲秋日在角季秋日在房孟冬日在尾仲冬日在斗季冬日在婺女十二會以為十二辰辰即子丑寅卯之謂也十二辰所以紀日月之會處也鄭以為星五星也然五星所行下民不以為候故傳不以星為五星也傳曆數至民時正義曰天以積氣無形二十八宿分之為限每宿各有度數合成三百六十五度有餘日月右行循此宿度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餘二十九日過半而月一周與日會每於一會謂之一月是一歲為十二月仍有餘十一日為日行天未周故置閏以充足若均分天度以為十二次則每次三十度有餘一次之內有節氣中氣次之所管其度多每月之所統其日入月朔參差不及節氣不得在月朔中氣不得在月半故聖人曆數此節氣之度使知氣所在既得氣在之日以為一歲之曆所以節授民時王肅云日月星辰所行布而

尚一

十五

李肅

數之所以紀度數是也歲月日星傳皆言紀曆數不言紀者曆數數上四事為紀所紀非獨一事故傳不得言紀但成彼四事為紀故通數以為五耳五皇極皇建其有

極大中之道大立其有中謂行九疇之義斂時五福用敷錫厥

庶民斂是五福之道以為教用布與眾民使慕之惟時厥庶民于汝

極錫汝保極君上有五福之教眾民於君取中與君以安中之善言從化凡

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

極民有安中之善則無淫過朋黨之疏五皇極至

義曰皇大也極中也施政教治下民當使大得其中無有邪僻故演之云大中者君為民之主當

大自立其有中之道以施教於民由先勸用五事以斂聚五福之道用此為教布與眾民使眾民慕而行之在上能教如此惟是其眾民皆効上所為無不於汝人君取其中道而行積久漸以成性乃更與汝人君以安中之道言皆化也若能化如是凡其眾民無有淫過朋黨之行人無有惡相阿比之德惟皆大為中正之道言天下眾以盡得中也傳大中之至之義正義曰此疇以大中為名故演其大中之義大中之道大立其有中欲使人主先自立其大中乃以大中教民也凡行不迂僻則謂之中中庸所謂從容中道論語允執其中皆謂此也九疇為德皆求大中是為善之摠故云謂行九疇之義言九疇之義皆求得中非獨此疇求大中也此大中是人君之大行故特敘以為一疇耳傳斂是至慕之正義曰五福生於五事五事得中則福報之斂是五福之道指其勸用五事也用

五事得中則各得其福其福乃散於五處不相集聚若能五事皆勸則五福集來歸之普勸五事則是斂聚五福之道以此勸五事為教布與眾民使眾民勸慕為之福在幽冥無形可見勸用五事則能致之斂是五福正是勸用五事不言勸用五事以教而云斂是五福以為教者福是善之見者故言福以勸民欲其慕而行善也汝者箕子汝王也傳君上至從化正義曰凡人皆有善性善不能自成必須人君教之乃得為善君上有五福之教以大中教民眾民於君取中保訓安也既學得中則其心安之君以大中教民民以大中嚮君是民與君皆以大中之善君有大中民亦有大中言從君化也傳民有至中正正義曰民有安中之善非中不與為交安中之人則無淫過朋黨之惡無有比周之德朋黨比周是不中者善多惡少則惡亦化而為善無復有不中之人惟天下皆大為

中正 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

民戢有道有所為有所 不恊于極不罹于咎

皇則受之凡民之行雖不合於中而不罹而康

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汝當安汝顏色以謙

下人人曰我所好者 時人斯其惟白皇之極不

於中之人彼與之福則是人 無虐瑩獨而畏

高明不榮單無兄弟也無子曰獨單獨者疏凡厥

明正義曰又說用人為官使之大中凡其眾民 有道德有所為有所執守汝為人君則當念錄敘

尚十一

十七

陳仁

之用之為官若未能如此雖不合於中亦不罹於 咎惡此人可勉進宜以取人大法則受取之其受

人之大法如何乎汝當和安汝之顏色以謙下人 彼欲仕者謂汝曰我所好者德也汝則與之以福

祿隨其所能用之為官是人庶幾必自勉進此其 惟為大中之道又為君者無侵虐單獨而畏忌高

明高明謂貴寵之人勿枉法畏之如是即為大中 矣傳民戢至敘之正義曰戢敘也因上敘是

五福故傳以戢言之戢文兼下三專民能敘德行 智能使其身有道德其才能有所施為用心有所

執守如此人者汝念錄敘之宜用之為官也有所 為謂藝能也有執守謂將善事能守而勿失言其

心正不逆邪也傳凡民至受之正義曰不合 於中不罹於咎謂未為大善又無惡行是中人已

上可勸勉有方將者也故皆可造用以大法受之 法謂用人之法取其所長棄瑕錄用也上文人

法謂用人之法取其所長棄瑕錄用也上文人

不所為當褒賞之委任使進其行汝國其將昌盛也凡其正直之人既以爵祿富之又復以善道接之使之荷恩盡力汝若不能使正直之人有好善於汝國家是人於此其將詐取罪而去矣於其無好德之人謂性行惡者汝雖與之福賜之爵祿但本性既惡必為惡行其為汝臣必用惡道以敗汝善言當任善而去惡傳功能至昌盛正義曰功能有為之士謂其身有才能所為有成功此謂已能其在朝廷任用者也使進其行者謂人之有善若上知其有能有為或以言語勞來之或以財貨賞賜之或更任之以大位如是則其人喜於見知必當行自進益人皆漸自修進汝國其昌盛矣傳凡其至接之正義曰凡其正直之人普謂臣民有正直者爵祿所設正直是與已知彼人正直必當授之以官既當與爵祿富之又當以善道接之言其非徒與官而已又當數加燕賜使得其歡心也

尚十一

十九

李

傳不能至而去正義曰授之以官爵加之以燕賜喜於知己荷君恩德必進謀樹功有好善於國家若雖用為官心不委任禮意疎薄更無恩紀言不聽計不用必將奮衣而去不肯久留故言不能使正直之人有好於國家則是人斯其詐取罪而去也傳於其至汝善正義曰無好對有好有也好謂有善也無好德之人謂彼性不好德好惡之人也論語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傳記言好德者多矣傳以好德言之定本作無惡者疑誤耳不好德者性行本惡君雖與之爵祿不能感恩行義其為汝臣必用惡道以敗汝善也易繫辭云無咎者善補過也咎是過之別名故為惡耳無

偏無陂遵王之王義

偏不平陂不正言當無有

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

言無有亂

循先王之道必無偏無黨無王道蕩蕩言關

無黨無偏王道平平言辯無反無側王

道正直言所行無反道不會其有極歸其

有極言會其有中而行之則疏無偏至有極

中之體為人君者當無偏私無陂曲動循先王之

正義無有亂為私好謬賞惡人動循先王之正道

無有亂為私惡濫罰善人動循先王之正路無偏

私無阿黨王家所行之道蕩蕩然開闢矣無阿黨

無偏私王者所立之道平平然辯治矣所行無反

道無偏側王家之道正直矣所行得無偏私皆正

直者會集其有中之道而行之若其行必得中則

天下歸其中矣言人皆謂此人為大中之人也

傳備不至治民正義曰不平謂高下不正謂邪

僻與下好惡反側其義一也偏頗阿黨是政之大

患故箕子殷勤言耳下傳云無有亂為私好私惡

者人有私好惡則亂於正道故傳以亂言之傳

言會至中之正義曰會謂集會言人之將為行

也集會其有中之道而行之行實得中則天下皆

歸其為有中矣天下者大言之論語云一曰皇極

曰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此意與彼同也

之敷言是訓是訓于帝其訓曰者大其義

道布陳言教不失是常則人皆言以大中之

是順矣天且其順而況于人乎凡厥庶民極之

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凡其眾民

陳言凡順是行之則可中心之所

以近益天子之光明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

天下王

言天子布德惠之教為兆民之父

疏

曰皇

王正義曰既言有中矣為天下所歸更美之曰以大中之道布陳言教不使失是常道則民皆於是順矣天且其順而況於人乎以此之故大中為天下所歸也又大中之道至矣何但出於天子為貴凡其眾民中和之心所陳之言謂以善言聞於上者於是順之於是行之悅於民而便於政則可近益天子之光明矣又本人君須大中者更美大之曰人君於天所子布德惠之教為民之父母以是之故為天下所歸往由大中之道

正直

能正人之曲直

二曰剛克

剛能

三曰柔克

和柔能治

三者皆德

平康正直

世平安用

彊弗友剛克

友

也世彊禦不順以剛能治之

變友柔克

變和也世和順

沈

潛剛克

沈潛謂地雖柔亦有剛能出金石

高明柔克

高明謂天

言天為剛德亦有柔克不于四時喻臣當執剛以正君君亦當執柔以納臣

惟辟作

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

言惟君得專威福為美食

臣

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王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

僻民用僭忒

在位不敦平則下民僭差

疏

六三德至僭忒正

之德張弛有三也一曰正直言能正人之曲使直二曰剛克言剛彊而能立事三曰柔克言和柔而能治既言

人主有三德，又說隨時而用之。平安之世用正直，治之。疆禦不順之世用剛，能治之。和順之世用柔，能治之。既言三德，張弛隨時而用。又舉天地之德，以喻君臣之交。地之德沈深而柔弱矣，而有剛能出金石之物也。天之德高明剛彊矣，而有柔能順陰陽之氣也。以喻臣道雖柔，當執剛以正君。君道雖剛，當執柔以納臣也。既言君臣之交，剛柔遞用。更言君臣之分，貴賤有恒。惟君作福，得專賞人也。惟君作威，得專罰人也。惟君玉食，得備珍食也。為臣無得有作福作威，玉食言政當一統，權不可分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者，其必害於汝。臣之家凶於汝，君之國言將得罪喪家，且亂邦。用在位之人，用此大臣專權之故，其行側頗僻，下民用在位頗僻之故，皆言不信而行差錯。傳和柔至皆德。正義曰：剛不恒用，有時施之。故傳言立事柔則常用以治。故傳言能治三德為此次者，正直在剛柔。

尚十一

十一

傳

之間故先言二者，先剛後柔，得其敘矣。王肅意與孔同，鄭立以為三德，人各有一德，謂人臣也。傳友順至治之。正義曰：釋訓云善兄弟為友，友是和順之名，故為順也。傳去瘳和也。釋詁文此三德是王者一人之德，視世而為之。故傳三者各言世世平安，雖時無逆亂，而民俗未和，其下猶有曲者，須在上以正之。故世平安用正直之德，治之。世有疆禦不順，非剛無以制之。故以剛能治之。世既和順，風俗又安，故以柔能治之。鄭立以為人臣各有一德，天子擇使之。注云安平之國使中平守一之人，治之。使不失舊職而已。國有不順，孝敬之行者則使剛能之人誅治之。其有中和之行者，則使柔能之人治之。差正之與孔不同。傳高明至納臣，正義曰：中庸云博厚配地，高明配天，高而明者惟有天耳。知高明謂天也。以此高明是天，故上傳沈潛謂地也。文五年左傳云：天為剛德，猶不干時是。

言天亦有柔德，不干四時之序也。地柔而能剛，天剛而能柔，故以喻臣當執剛以正君，君當執柔以納臣也。傳言惟至羹食，正義曰：於三德之下，說此事者，以德則隨時而用，位則不可假人，故言尊卑之分，君臣之紀，不可使臣專威福，奪君權也。衣亦不得僭君，而獨言食者，人之所資，食最為重，故舉言重也。王肅云：辟君也，不言王者，關諸侯也。諸侯於國得專賞罰，其義或當然也。傳在位至僭差，正義曰：此經福威與食於君，每事言辟於臣，則并文而略之也。作福作威，謂秉國之權，勇略震主者也。人用側頗，僻者謂在位小臣見彼大臣威福由己，由此之故，小臣皆附下罔上，為此側頗僻也。下民見此在位小臣秉心僻側，用此之故，下民皆不信，恒為此僭差也。言在位由大臣，下民由在位，故皆言用也。傳不解家，王肅云：大夫七猶疑稱家言秉權之臣，必滅家復害其國也。七猶疑

擇建立卜筮人 龜曰卜，著曰筮。考正筮事當 乃

命卜筮 建立其人 曰兩曰霽 龜兆形有似雨者，有似兩止者

曰蒙 蒙陰 曰驛 氣落驛 曰克 兆相交錯五者

曰貞曰悔 內卦曰貞，外卦曰悔 凡七之數 卜五占用二衍

咸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立

知卜筮人使為卜筮之事，夏殷周卜筮各異，汝則三法並卜從二人之言，善鈞從衆，卜筮各三人 汝則

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

謀及卜筮 將舉事而汝則有大疑，先盡汝心，以謀慮之，次及卿士衆民，然後卜筮以

之決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

之謂大同人心和順龜筮從之是謂大同於吉身其康彊子

孫其逢吉動不違眾故汝則從龜從筮

從卿士逆庶民逆吉二從二逆中卿士從

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君臣不同

亦中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

民與上異心亦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

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二從三逆龜筮相違

可以出師征伐龜筮共違于人皆用靜吉用作凶

安以守常則疏言王者考正疑事當選擇知卜筮

者而建立之以為卜筮人謂立為卜人筮人之官

也既立其官乃命以卜筮之職云卜北有五曰雨

兆如雨下也曰霽兆如雨止也曰霽兆氣蒙闇也

曰圍兆氣落驛不連屬也曰克兆相交也筮卦有

二重二體乃成一卦曰貞謂內卦也曰悔謂外卦

也卜筮兆卦其法有七事其卜北用五雨霽蒙驛

克也其筮占用二貞與悔也卜筮皆就此七者推

尚土

二高

徐亮

傳龜

考復

書之耳鄭王皆以建立為二言將考疑事選擇可
立者立為卜人筮人傳北相至常法正義曰
此上五者灼龜為兆其豐折形狀有五種是卜兆
之常法也說文云霽雨止也霽似雨止則雨似雨
下鄭玄曰霽如雨止者雲在上也霽聲近蒙詩云
零雨其濛則濛是闇之義故以霽為兆蒙是陰闇
也圍即驛也故以為兆氣落驛不連屬落驛希疎
之意也雨霽既相對則蒙驛亦相對故驛為落驛
氣不連屬則霽為氣連蒙闇也王肅云圍霍驛消
滅如雲陰霽天氣下地不應闇冥也其意如孔言
鄭玄以圍為明言色澤光明也霽者氣澤鬱鬱冥
冥也自以明闇相對異於孔也克謂兆相交錯王
肅云兆相侵入蓋兆為二折其折相交也鄭玄云
克者如雨氣色相侵入卜筮之事體用難明故先
儒各以意說未知孰得其本今之用龜其兆橫者
為土立者為木斜向徑者為金背徑者為火因兆

尚十一

三五

洪乘

而細曲者為水不知與此五者同異如何此五兆
不言一曰二曰者灼龜所遇無先後也傳內卦
至曰悔正義曰僖十五年左傳云秦伯伐晉卜
徒父筮之其卦遇蠱蠱卦巽下艮上說卦云巽為
風艮為山其占云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是內卦
為貞外卦為悔也筮法爻從下起故以下體為內
上體為外下體為本因而重之故以下卦為貞貞
正也言下體是其正鄭玄云悔之言晦晦猶終也
晦是月之終故以為終言上體是其終也下體言
正以見上體不正上體言終以見下體為始二名
互相明也傳立是至三人正義曰此經卜五
占用二衍忒孔不為傳鄭玄云卜五占用謂雨霽
蒙驛克也二衍忒謂貞悔也斷用從上句二衍忒
者指謂筮事王肅云卜五者筮短龜長故卜多而
筮少占用二者以貞悔占六爻衍忒者當推行其
義以極其意卜五占二其義當如王解其衍忒

宜招謂卜筮皆當衍其義極其變非獨筮衍而卜
否也傳言立是知卜筮人使為卜筮之事者言經
之此文覆述上句立卜筮人也言三人占是占此
卜筮法當有三人周禮太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
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
曰歸藏三曰周易杜子春以為王兆帝顓頊之兆
瓦兆帝堯之兆又云連山處犧歸藏黃帝三兆三
易皆非夏殷而孔意必以三代夏殷周法者以周
禮指言一曰二曰不辯時代之名案考工記云夏
曰世室殷曰重屋周曰明堂又禮記郊特牲云夏
收殷嗶周冕皆以夏殷周三代相因明三易亦夏
殷周相因之法子春之言孔所不取鄭玄易贊亦
云夏曰連山殷曰歸藏與孔同也所言三兆三易
必是三代異法故傳以為夏殷周卜筮各異三代
異法三法並卜法有一人故三人也從二人之言
者二人為善既釣故從眾也若三人之曰賢智不

尚士

二十六

洪乘

等雖少從賢不從眾也善釣從眾成六干左傳文
既言三法並卜嫌筮不然故又云卜筮各二人也
經惟言三占從二何知不一法而三占而知三法
並用者金縢云乃卜三龜一習吉儀禮士喪卜葬
占者三人貴賤俱用三龜知卜筮並用三代法也
傳將舉至決之正義曰非有所舉則自不卜故
云將舉事事有疑則當卜筮人若先盡己心以謀
慮之次及卿士眾民人謀猶不能定然後問卜筮
以決之故先言乃心後言卜筮也鄭玄云卿士六
卿掌事者然則謀及卿士以辨為首耳其大夫及
士亦在焉以下惟言庶人明大夫及士寄卿文以
見之矣周禮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
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是有大
疑而詢眾也又曰小司寇以敘進而問焉是謀及
之也大疑者不要是彼三詢其謀及則同也謀及
庶人必是小事若小事不必詢於萬民或謀及庶

人在官者耳小司寇又曰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一曰評羣臣二曰評羣吏三曰評萬民彼羣臣羣吏分而為二此惟言卿士者彼將斷獄令衆議然後行刑故臣與民為三其人主待衆議而決之此則人主自疑故以人主為一又摠羣臣為一也傳人心至於吉正義曰人主與卿士庶民皆從是人心和順也此必臣民皆從乃問卜筮而進龜筮於上者尊神物故先言之不在汝則之上者卜當有主故以人為先下三事亦然改卜言龜者卜是請問之意吉凶龜占兆告於人故改言龜也筮則本是著名故不須改也傳動不至遇吉正義曰物貴和同故大同之吉延及於後宣三年左傳稱成王定鼎下世三十卜年七百是後世遇吉傳三從至舉事正義曰此與下二事皆是三從二逆除龜筮以外有汝與卿士庶民分三者名為一從二逆嫌其貴賤有異從逆或殊故三者各以

尚土

二十一

有一從為主見其為吉同也方論得吉以從者為主故次言卿士從下言庶民從也以從為主故退汝則於下傳解其意卿士從者君臣不同也庶民從者民與上異心也解臣民與君異心得其筮之意也不言四從一逆者吉可知不假言之也四從之內雖龜筮相違亦為吉以其從者多也若三從之內龜筮相違雖不如龜筮俱從猶勝下龜筮相違二從三逆必知然者以下傳云二從三逆龜筮相違既計從之多少明從多則吉故杜預云龜筮同卿士之數者是龜筮雖靈不至越於人也上言庶人又言庶民者嫌庶人惟指在官者變人言民見其同也民人之賤得與卿士敵者貴者雖貴未必謀慮長故通以民為一令與君臣等也傳民與至決之正義曰天子聖人庶民愚賤得為識見同者但聖人生知不假卜筮垂教作訓晦跡同凡且庶民既衆以衆情可否亦得上敵於聖故老

子云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是也傳二從至征伐正義曰此二從三逆為小吉故猶可舉事內謂國內故可以祭祀冠婚外謂境外故不可以出師征伐征伐事大此非大吉故也此經龜從筮逆其筮從龜逆為吉亦同故傳言龜筮相違見龜筮之智等也若龜筮智等而僖四年左傳云筮短龜長者於時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卜既不吉而更令筮之神靈不以實告筮而得吉必欲用之卜人欲令公舍筮從卜故曰筮短龜長非是龜實長也易繫辭云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神以知來智以藏往然則知來藏往是為極妙雖龜之長無以加此聖人演筮為易所知豈是短乎明彼長短之說乃是有為言耳此二從三逆以汝與龜為二從耳卿士庶民課有一從亦是二從凶吉亦同故不復設文同可知也若然汝卿士庶民皆逆龜筮並從則亦是二從三逆而經無文者若

尚十一

李是

李是

君與臣民皆逆本自不問卜矣何有龜從筮從之理也前三從之內龜筮既從君與卿士庶民各有一從以配龜筮凡有三條若惟君與卿士從配龜為一條或君與庶民從配龜又為一條或卿士庶民從配龜又為一條凡有三條若筮從龜逆其事亦然二從三逆君配龜從為一條於經已具卿士配龜從為二條庶民配龜從為三條若筮從龜逆以人配筮其事亦同案周禮筮人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鄭玄云於筮之凶則止何有筮逆龜從及龜筮俱違者崔靈恩以為筮用三代之占若三占之俱凶則止不卜即鄭注周禮筮凶則止是也若三占二逆一從凶猶不決雖有筮逆猶得更卜故此有筮逆龜從之事或筮凶則止而不卜乃是鄭玄之意非是周禮經文未必孔之所取曲禮云卜筮不相襲鄭云卜不吉則又筮筮不吉則又卜是謂瀆龜筮周禮太卜小事筮大事卜應筮而又用

卜應卜而又用筮及國之大事先筮後卜不吉之
後更作卜筮如此之等是為相襲皆據吉凶分明
不可重為卜筮若吉凶未決於事尚疑者則得更
為卜筮僖二十五年晉侯卜納王得阪泉之兆曰
吾不堪也公曰筮之遇大有之睽又哀九年晉趙
鞅卜救鄭遇水適火又筮之遇泰之需之類是也
周禮既先筮後卜而春秋時人庶徵疏正義曰
先卜後筮者不能依禮故也庶眾也

徵驗也王者用九疇為大中行稽疑以上為善政
則眾驗有美惡以為人主自曰雨至一極無凶摠
言五氣之驗有美有惡曰休徵敘美行之驗曰咎
徵敘惡行之驗自曰王省至家用平康言政善致
美也日月歲時至家用不寧言政惡致咎也曰雨
庶民惟星以下言人君當以常度齊正下民曰雨
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雨以潤物暘以乾
物燠以長物寒以

成物風以動物五者各南十一五者來備各以其敘至九
以其時所以為眾驗

庶草蕃庶言五者備至各以次序一極備凶

一極無凶一者備極過甚則凶一者極疏曰雨

正義曰將說其驗先立其名五者行於天地
之間人物所以得生成也其名曰雨所以潤萬物
也曰暘所以乾萬物也曰燠所以長萬物也曰寒
所以成萬物也曰風所以動萬物也此是五氣之
名曰時言五者各以時來所以為眾事之驗也更
述時與不時之事五者於是來皆備足須風則風
來須雨則雨來其來各以次序則眾草木蕃滋而
豐茂矣謂來以時也若不以時五者之內一者備
極過甚則凶一者極無不至亦凶雨多則澇雨少
則旱是備極亦凶極無亦凶其餘四者亦然傳

雨以至衆驗 正義曰易說卦云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烜之日以暘也 烜乾也是雨以潤物暘以乾物風以動物也 易繫辭云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是言天氣有寒有暑暑長物而寒成物也 釋言云燠煖也舍人曰燠温煖也 是燠煖爲一故傳以煖言之不言暑而言燠者燠是熱之始暑是熱之極涼是冷之始寒是冷之極長物舉其始成物舉其極理宜然也 五者各以其時而至所以爲衆事之驗也 所以言時者謂當至則來當止則去無常時也 冬寒夏燠雖有定時或夏須漸寒冬當漸熱雨足則思暘暘久則思雨草木春則待風而長秋則待風而落皆是無定時也 不言一曰二曰者爲其來無先後也 依五事所致爲次下云休徵咎徵雨若風若是其致之次也 昭元年左傳云天有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也以彼六氣校此五氣雨暘風文與彼同彼言晦明此言

寒燠則晦是寒也明是燠也 惟彼陰於此無所當耳 五行傳說五事致此五氣云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罰恒雨惟金沴木言之不從是謂不乂厥罰恒暘惟木沴金視之不明是謂不哲厥罰恒燠惟水沴火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罰恒寒惟火沴土思之不睿是謂不聖厥罰恒風惟木金水火沴土如彼五行傳言是雨屬木暘屬金燠屬火寒屬水風屬土鄭云雨木氣也春始施生故木氣爲雨暘金氣也秋物成而堅故金氣爲暘燠火氣也寒水氣也風土氣也凡氣非風不行猶金木水火非土不處故土氣爲風是用五行傳爲說 孔意亦當然也 六氣有陰五事休咎皆不致陰五行傳又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是陰氣不由五事別自屬皇極也 蓋立用大中則陰順時爲休大之不中陰恒若爲咎也 傳言五至庶豐 正義曰三氣所以生成萬物正可時來時去不可常無常有故言五者

備至各以次序須至則來須止則去則眾草百物
蕃滋廡豐也釋詁文廡豐茂也草蕃廡言草滋多
而茂盛也下言百穀用成此言眾草蕃廡者舉草
茂盛則穀成必矣舉輕以明重也傳一者至失
敘正義曰此謂不以時來其至無次序也一者
備極過甚則凶謂來而不去也一者極無不至亦
凶謂去而不來也即下云恒雨若恒風若之類是
也有無相刑去來正反恒雨則無暘恒寒則無燠
恒雨亦凶無暘亦凶恒寒亦凶無燠亦凶謂至
不待時失次序也如此則草不茂穀不成也曰

休徵叙美行之驗**曰肅時雨若**君行敬則時雨順之**曰乂時**

暘若君行政治則時暘順之**曰哲時燠若**君能照哲則時煖順之

曰謀時寒若君能謀則時寒順之**曰聖時風若**君能通理

則時風順之**曰咎徵**敘惡行之驗**曰狂**君行狂**曰豫**君行**曰燠**君行

雨順之**曰僭**君行僭**曰暘**君行**曰寒**君行**曰燠**君行

若君行逸豫則常煖順之**曰急**君行急則常寒順之**曰**

蒙君行蒙闇則常風順之**曰**曰休徵至風若

者次序覆述次序之事曰美行致以時之驗何者是也曰人君行敬則雨以時而順之曰人君政治

則暘以時而順之曰人君照哲則燠以時而順之曰人君謀當則寒以時而順之曰人君通聖則風

以時而順之此則致上文各以其次敘庶草蕃廡也曰咎徵至風若正義曰上既言失次序覆

述失次序之事曰惡行致備極之驗何者是也曰君行狂妄則常雨順之曰君行僭差則常暘順之

曰君行逸豫則常燠順之曰君行急躁則常寒順之曰君行蒙闇則常風順之此即致上文一極備

凶一極無凶也 傳君行至順之 正義曰此休咎皆言若者其所致者皆順其所行故言若也易

文言云雲從龍風從虎水流濕火就燥是物各以類相應故知天氣順人所行以示其驗也其咎反

於休者人君行不敬則狂妄故狂對肅也政不治則僭差故僭對乂也明不照物則行自逸豫故豫

對哲也心無謀慮則行必急躁故急對謀也性不通曉則行必蒙闇故蒙對聖也鄭玄以狂為倨慢

以對不敬故為慢也鄭王本豫作舒鄭云舉遲也王肅云舒惰也以對照哲故為遲惰鄭云急促自

用也以謀者用人之言故急為自用己也鄭云蒙見冒亂也王肅云蒙瞽蒙以聖是通達故蒙為瞽

蒙所見冒亂言其不曉事曰王省惟歲 王所省與聖反也與孔各小異耳

摠羣吏如 卿士惟月 卿士各有所掌 師尹惟

歲兼四時 如月之有別 歲月日時無易 各順

日 衆正官之吏分治其 職如日之有歲月 歲月日時無易 常

百穀用成乂用明 歲月日時無易則百穀 成君臣無易則政治明 俊

民用章家用平康 賢臣顯用 日月歲時 國家平寧

既易 是三者已易 喻君臣易職 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

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 君失其柄權臣 擅命治闇賢隱

國家 曰王省至不寧 正義曰既陳五事之休 亂 咎又言皇極之得失與上異端更

王之省職兼摠羣吏惟如歲也卿士分居列位惟如 月也衆正官之長各治其職惟如日也此王也卿士

王省至不寧 正義曰既陳五事之休 亂 咎又言皇極之得失與上異端更

王之省職兼摠羣吏惟如歲也卿士分居列位惟如 月也衆正官之長各治其職惟如日也此王也卿士

王省至不寧 正義曰既陳五事之休 亂 咎又言皇極之得失與上異端更

王之省職兼摠羣吏惟如歲也卿士分居列位惟如 月也衆正官之長各治其職惟如日也此王也卿士

王省至不寧 正義曰既陳五事之休 亂 咎又言皇極之得失與上異端更

王之省職兼摠羣吏惟如歲也卿士分居列位惟如 月也衆正官之長各治其職惟如日也此王也卿士

也師尹也掌事猶歲月日者言皆無改易君秉君道臣行臣事則百穀用此而成歲豐稔也其治用是而明世安泰也俊民用此而章在官位也國家用此而平安風俗和也若王也卿士也師尹也掌事猶如日月歲者是已變易君失其柄權臣各專恣百穀用此而不成歲飢饉也其治用此昏闇而不明政事亂也俊民用此而卑微皆隱遁也國家用此而不安泰時世亂也此是皇極所致得中則致善不中則致惡歲月日無易是得中也既易是不中也所致善惡乃大於庶徵故於此敘之也傳王所至四時正義曰下云庶民惟星以星喻民知此歲月日者皆以喻職事也於王言省則卿士師尹亦為省也王之所省職無不兼所摠羣吏如歲兼四時下句惟有月日羣臣無喻時者但時以統月故傳以四時言之言其兼下月日也傳衆正至歲月正義曰師衆也尹正也衆正官之

尚十一

三十三

徐類

吏謂卿士之下有正官大夫與其同類之官為長周禮大司樂為樂官之長大卜為卜官之長此之類也此等分治其職屬王屬卿如日之有歲月言其有繫屬也詩稱赫赫師尹乃謂三公之官此以師尹為正官之吏謂大夫者以此師尹之文在卿士之下卑於卿士知是大夫與小官為長亦是衆官之長故師尹之名同耳鄭云所以承休徵咎徵言之者休咎五事得失之應其所致尚微故大陳君臣之象成皇極之事其道得則其美應如此庶其道失則敗德如彼非徒風雨寒燠而已是也庶

民惟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

星民象故衆民惟若星箕

星好風畢星好雨亦民所好

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

月日

之行冬夏各有常度君月之從星則以風臣政治小大各有常法

雨

月經於箕則多風離於畢則多雨

疏

庶民至風正義

曰既言大中治民不可改易又言民各有心須齊正之言庶民之性惟若星然星有好風星有好雨以喻民有好善亦有好惡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言日月之行冬夏各有常道喻君臣為政小大各有常法若日月失其常道則天氣從而改焉月之行度失道從星所好以致風雨喻人君政教失常從民所欲則致國亂故當立用大中以齊正之不得從民欲也 傳星民至所好 正義曰星之在天猶民之在地星為民象以其象民故因以星喻故眾民惟若星也直言星有好風不知何星故云箕星好風也畢星好雨亦如民有所好也不言畢星好雨具於下傳 傳日月至常法 正義曰日月之行四時皆有常法變冬夏為南北之極故舉以言之日月之行冬夏各有常度喻人君為政小

尚十一

三

朱明

大各有常法張衡蔡邕王莽等說渾天者皆云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體圓如彈丸北高南下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三十六度南極去北極直徑一百二十二度弱其依天體隆曲南極去北極一百八十二度彊正當天之中央南北二極中等之處謂之赤道去南北極各九十一度春分日行赤道從此漸北夏至赤道之北二十四度去北極六十七度去南極一百一十五度日行黑道從夏至日以後日漸南至秋分還行赤道與春分同冬至行赤道之南二十四度去南極六十七度去北極一百一十五度其日之行處謂之黃道又有月行之道與日道相近交絡而過半在日道之裏半在日道之表其當交則兩道相合交去極遠處兩道相去六度此其日月行道之大略也 王肅云日月行有常度君臣禮有常法以齊其民 傳月經至以亂 正義曰詩云月離

于畢俾滂施矣。是離畢則多雨。其文見於經。經箕則多風。傳記無其事。鄭玄引春秋緯云。月離於箕則風揚沙。作緯在孔君之後。以前必有此說。孔依用之也。月行雖有常度。時或失道。從星經箕多風。離畢多雨。此天象之自然。以箕為簸揚之器。畢亦捕魚之物。故耳。鄭以為箕星好風者。箕東方木宿。風中央土氣。木克土。為妻從妻所好。故好風也。畢星好雨者。畢西方金宿。雨東方木氣。金克木。為妻從妻所好。故好雨也。推此則南宮好暘。北宮好燠。中宮四季好寒。以各尚妻之所好。故也。未知孔意同否。顧氏所解亦同於鄭。言從星者。謂不應從而從。以致此風雨。故喻政教失常。以從民欲。亦所以亂也。上云日月之行。此句惟言月者。鄭九五福云。不言日者。日之從星不可見。故也。

一曰壽百年二曰富財豐三曰康寧無疾

四曰攸好德所好者德五曰考終命各成其短長之

六極一曰凶短折動不遇吉短未六十折未三十言辛苦

二曰疾常抱疾苦三曰憂多所憂四曰貧困於財五曰

惡醜陋六曰弱疴劣

事也。一曰壽。年得長也。二曰富。家豐財貨也。三曰康寧。無疾病也。四曰攸好德。性所好者美德也。五曰考終命。成終長短之命。不橫夭也。六極。謂窮極惡事。有六。一曰凶短折。遇凶而橫夭。性命也。二曰疾。常抱疾病。三曰憂。常多憂愁。四曰貧。困乏於財。五曰惡。貌狀醜陋。六曰弱。志力疴劣也。五福六極。天實得為之。而歷言此者。以人生於此。有此福極。為善致福。為惡致極。勸人君使行善也。五福六極。

尚士

三十五

朱肱

如此次者鄭云此數本諸其尤者福是人之所欲以尤欲者為先極是人之所惡以尤不欲者為先以下緣人意輕重為次耳傳百二十年正義曰人之大期百年為限世有長壽云百二十年者故傳以最長者言之未必有正文也傳所好至之道正義曰人所嗜好稟諸上天性之所好不能自已好善者或當知善是善好惡者不知惡之為惡謂惡是善故好之無厭任其所好從而觀之所好者德是福之道也好德者天使之然故為福也鄭云民皆好有德也王肅云言人君所好者道德為福洪範以人君為主上之所為下必從之人君好德故民亦好德事相通也傳各成至橫天正義曰成十三年左傳云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言命之短長雖有定分未必能遂其性不致夭枉故各成其短長之命以自終下橫天者亦為福也

尚十一

三十六

朱明

傳動不至辛苦正義曰動不遇吉者解凶也傳以壽為百一十年短者半之為未六十折又半為未三十辛苦者味也辛苦之味入口猶困厄之事在身故謂殃厄勞役之事為辛苦也鄭立以為凶短折皆是天枉之名未齒曰凶未冠曰短未婚曰折漢書五行志云傷人曰凶禽獸曰短草木曰折一曰凶天是也兄喪弟曰短父喪子曰折並與孔不同傳疋劣正義曰疋劣並是弱事為筋力弱亦為志氣弱鄭立云愚懦不毅曰弱言其志氣弱也五行傳有致極之文無致福之事鄭立依書傳云凶短折思不睿之罰疾視不明之罰憂言不從之罰貧聽不聰之罰惡貌不恭之罰弱皇不極之罰反此而云王者思睿則致壽聽聰則致富視明則致康寧言從則致攸好德貌恭則致考終命所以然者不但行運氣性相感以善言之以思睿則無擁神安而保命故壽若蒙則不通殤神天性

所以短折也聽聰則謀當所求而會故致富違而失計故貧也視明照了性得而安寧不明以擾神而疾也言從由於德故好者德也不從而無德所以憂耳貌恭則容儼形美而成性以終其命容毀故致惡也不能為大中故所以弱也此亦孔所不同焉此福極之文雖主於君亦兼於下故有貧富惡弱之

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

宗賦

廟彝器酒

作分器

言諸侯尊卑

疏

武王至分

曰武王既已勝殷制邦國以封有功者為諸侯既封為國君乃班賦宗廟彝器以賜之於時有言誥戒勅史敘其事作分器之篇傳賦宗至諸侯正義曰序云邦諸侯者立邦國封人為諸侯也樂記云封有功者為諸侯詩賚序云大封於廟謂此時也釋言云班賦也周禮甸司尊彝之官鄭云彝

尚土

二十七

李洵

亦尊也鬱鬯曰彝彝法也言為尊之法正然則盛鬯者為彝盛酒者為尊皆祭宗廟之酒器也分宗廟彝器酒尊以賦諸侯既封乃賜之也傳言諸至也亡正義曰篇名分器知其篇言諸侯尊卑各有分也昭十二年左傳楚靈王云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王孫牟變父禽父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十五年傳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於王室杜預云謂明德之分器也是諸侯各有分也

尚書注疏卷第十一

